

在布拉格和德国的两周（第一部分）

中文译文 胡亚美

A 布拉格

我 8 月 18 日起程，从波士顿飞往纽约到布拉格。或许从波士顿直接飞往欧洲，然后乘火车去布拉格才是明智的。空中旅行不像火车旅行那样惬意，所以如果你不能直接从当地飞往要去的欧洲城市，最好是加上一段欧洲的火车之旅代替美国的空中之旅。我对欧洲的火车印象颇深：你不会等很久，你会快速到达目的地，而且火车价格也不贵。从车窗里你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物，我在火车上遇到的人比在其他地方遇到的人更有趣些。我特别享受与年轻的旅行者交谈，他们急切要倾听和学习，并问很多问题。

8 月 19 日我到达布拉格时有些疲倦，从机场乘公交车到城里去。我不清楚公交车怎样付费，所以我只管上车、下车而没有付费（我预料在深夜会有一阵敲门声）。在捷克共和国和德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如何买到一张火车票是很清楚的，很明显火车售票员要检查你的票。但我从没顺利地买到一张公交车或是地铁的票，也没有人会顾及到我是否有票。在德国，公交车司机好像根本就不关心你是否有票，他们像是允许各阶层的人搭乘这种大众捷运系统——年老的、没有工作的等等——所以司机也不会过问你的个人生活而要你的票，他们不用费神去问任何人的票。

尽管我到达后有些疲倦，但我想在第一天保持不睡，我觉得如果第一天我睡了，我将会一直倒不了时差。（我要在晚上清醒，白天睡觉），如果我清醒地度过第一天，我将击败时差。这个策略唯一美中不足就是，当我疲惫时接触到各种外国病菌而经常生病，对我来说，旅行总是伴随着急病。果然，我患了感冒，持续了大约一半的旅行时间

我对布拉格最初的印象并不好。但几天之后，我成了一名热衷者，并想多呆一段时间。我遇见一个正长期在欧洲旅行的澳洲人（澳洲人是不知疲倦的旅行者），他说在一个新城市里总有些迷失方向，或许这也是我最初不喜欢布拉格的原因。你不会喜欢在一个陌生城市里闲逛要不断地参照地图和指南针，直到你脑海里有了这城市的概貌你才会喜欢它。初来乍到时你不知道如何去你的住所（即使你已经预订住宿处），所有的行李都在你的手中。之后，你就可以把行李放在房间里，开始了解所住周围的一切，找一些附近自己喜爱的餐馆，或许你可以帮助其他游客认清方向。世界上每一扇门都以不同的方式打开，而每个厕所排水方式也有所不同；除非你是富有经验的旅行者，习惯于一些小的挑战。你最初的国外经验可能是一种挫折感，所以或许你应该在一个城市呆上一两天才对它做出判断。

我最初不喜欢布拉格的一件事是它的名气：这座城市已成为每个人都想参观，大批游客都想去的地方。我以为大批游客会在 8 月末减少，而 8 月 19 日也许还不够晚，9 月或 10 月可能比 8 月要好。

我参加了一个徒步旅行团(基于我的习惯),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大的旅游团——大约 50 人左右——所以很难向导游提问,或者紧跟导游。导游必须大声喊叫才能使他庞大的团队听到。这种最新的所谓“自由行”团,通过小费挣的钱要比其他形式的旅游团通过收费挣得多。旅游公司用自由行团来推销其付费团队,例如,它提供了免费的捷克首都布拉格主要旅游景点,然后要付布拉格城堡,人骨教堂等景点费用。我对布拉格旅游团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我喜欢这个公司的柏林之旅,事实上它是我整个旅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布拉格主要景点之一是犹太居民区(称为犹太节),它拥有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犹太墓地,古老的会堂。我的免费旅行包括穿越犹太居民区,但不能进入著名旅游景点,所以我想多花些时间在犹太居民区,或许去参加一个集中在犹太居民区的旅游团能进入一些景点。不幸的是最著名犹太居民区的导游威特曼,要 880 捷克克朗——大约\$ 44——导游犹太居民区。高价格是布拉格名气的影晌之一。(是的,捷克共和国用自己的货币。克朗转换成美元要除以 20)。威特曼也提供一个叫特雷津集中营的游览,大约在距布拉格北部 35 英里处。至少威特曼导游中有一个人是特雷珍集中营的幸存者,所以也许还是不错的游览——值得花钱。

我说过布拉格花费很高,但是我需要限定一下。主要旅游景点的价格可能会很高,但住宿的价格一般,食品价格较低——餐馆和食品商店都物有所值。我遇见的游客都说他们喜欢布拉格,但我遇见的居民却说他们不喜欢布拉格,也许是因为大批游客和商业。一个居民说他最喜爱捷克的地方是 Sumava 山,属于捷克西南的一部分,沿着与德国与巴伐利亚边境。

并不是每个居民都是土生土长,有些出生在其他国家:布拉格有一个叫“移民社区”的社区。你可在网上访问 expats.cz 网址。

我跑题了,我该回到我最初到布拉格的时刻。在雨中我徘徊了许久(下次我会带把伞和防水鞋),我找到我预定床位的旅馆。由于还没到登记时间,不能把行李放入房间,我只好将行李放在行李寄存处。这个行李区大约长 4 英尺,宽六英尺,似乎每个澳大利亚人都把他们的行李放在那里。巨型背包都堆满了,如果你的行李是在这一大堆的最底层,你需要预约到问询处去找一些得力助手帮你把它抽出来(后来在柏林旅馆也有类似问题)。所以我最初对旅馆生活的印象并不满意。我发现大多数游客都有一个大背包,或一个手提箱。他们游览城市时只带一个日常小包。我既没有大背包,或手提箱,也没有日常小包。或许旅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先学会如何去旅行,从错误中收益。

我有时住旅馆的单间,有时住旅馆的宿舍类房。虽然总的来说我还满意这家旅馆,但我还想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也许下次客栈,或提供住宿和早餐的酒店。我遇见两位新西兰音乐家,他们带着乐器环游世界,在各地酒吧表演。他们坚持认为“沙发旅游”是一种很棒的旅行方式。方法是通过沙发旅游组织的官方网与某人联系,然后在其所提供的沙发上过夜,并做一些事进行交换(如演奏音乐或打扫房子),也许当你回家的时候可以把沙发空出提供给其他旅游者。有一个相关的理念,就是利用互联网找到那些想出租自己房间或者公寓的人,某些网站,专营房间出租,但我想不起它的网址了。

一天晚上我去听了新西兰音乐家的演出，回来时沿着河边漫步，我看到了维特斯大教堂高耸在布拉格城堡之上的美景。通常一个旅行者徒步了一天很累，但你应该保留一些体力去看看城市的夜晚，许多城市在夜晚是看最美的。



一间共用房大约每晚 25 美元，一间单人房每晚 50 美元（单人房一般不带有独立的浴室）。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布拉格的 Tyn 旅馆，它地处极佳位置，门口有个很棒的素食饭馆，有免费的电脑和一个厨房（其他旅馆宣称有互联网，但它们不是不好用就是不免费）。

要是能在 Tyn 旅馆度过余生，我倒很乐意。最便宜的住宿是德国 Naumburg，我的房间里有几张双层床陪伴着我，因为他们都空着的，我等于有了一个单间。只要付大约每晚 18 美元。他们还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免费自行车，他们是一个称之为“床与自行车”的协会的成员。

伏尔塔瓦河穿过布拉格，通过西部地区北部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然后连接北方捷克斯洛伐克的 Elbe 河。与此同时，这个国家其他主要河流，Morava 河，向南流动，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东部，最后汇集到 Danube 河。Morava 河是由 Morava 地区而得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最西部，包括布拉格，被称为波西米亚。虽然这词也可表示整个捷克土地。

布拉格有时被称为欧洲的中心地带（肚脐眼），它是东部和西部，北部和南部交叉点。或许说在捷克斯洛伐克下的雨，一些会流入北海（通过 Elbe），而另一些会流入黑海（通过多瑙河）更适宜。

布拉格城市并不一直像今天这么著名。它不属于罗马帝国,因此它的发展迟于巴黎、伦敦等。布拉格在莱茵河东部、多瑙河部,而当时罗马王国的境界是莱茵河西部,多瑙河南部。

而布拉格也不在英国贵族们的重要行程之中:莎士比亚前往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而不是布拉格。洛斯金多次访问法国和意大利,去看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河瀑布,但从没(据我所知)到过布拉格。而现在,布拉格已成为“标准之旅”的一部分,可以说现在布拉格的知名度比前几个世纪时都高。

2002 年,“伏尔塔瓦”河水泛滥漫过堤岸,淹没了布拉格。动物园被河水冲没,许多海狮游走,一只海狮一路游到德雷斯頓最后死在那里。

在德国,“伏尔塔瓦”被称为莫尔道(你可能听说过一个捷克作曲家的“莫尔道”乐曲)。捷克许多地方经常有德国的和捷克的两个名字。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是组成捷克人口的一个重要部分。尤其在边境地区(“苏台德区”)和布拉格。在卡夫卡的日子里,布拉格是一个多民族城市——一部分德国人、部分犹太人、部分捷克人(在这方面,捷克布拉格让人想起布达佩斯,在世界大战之前,也是一个多民族城市)。

作为一个小国家(捷克共和国今天的人口是 1000 万),捷克无法维持他们的独立性,而成为奥地利帝王统治部分(哈布斯堡的帝国,设在维也纳),后来捷克被希特勒德国吞没。有人可能会概括地说,“作为大国近邻的小国很难保持他们的独立性”。有人可能会把捷克比作被挤在德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极地,或者比作韩国,挤在中国和日本之间。

当德国人占领了捷克,他们把捷克人从苏台德区驱赶出去。当捷克人重新收回这一地区时,他们赶走了在那里生活超过 500 年德国人。今天,一些德国人抱怨捷克人由于抢占他们的土地和房屋而欠了他们。跟我谈话的一个年轻捷克人说这是德国的一个痛点,而捷克政府拒绝讨论这件事。

他说,当德国控制捷克共和国时,他祖父被送到德国的工厂去干活,没有工钱,不过他没有被虐待,事实上他对在德国的几年有一段美好记忆。后来,他得到了工作上的赔偿(从德国政府或从一家德国公司)。

正如德国人被驱逐出苏台德地区一样,他们也从和波兰接壤的东部边界被驱赶出去。斯大林把波兰的边界西扩,红军驱逐了在这区域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德国人,其中的一些地区成为新波兰,另外一部分成为前苏联。

德国人和捷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追溯到很久以前的捷克历史。捷克英雄之一 Jan Hus, 其雕像建在古老的城镇广场。早在 15 世纪, hus 在布拉格的 Bethlehem 小教堂说教,用的不是拉丁语或德语,而是捷克语。Hus 是新教徒,就像路德一样,对出售赎罪券非常气愤,他受到约翰威克利夫的影响,这是一个活跃在 1375 年左右把圣经翻译成英语的英国新教徒。

在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最古老的欧洲大学之一,始建于 1347 年),德国学者忠实于教皇,而捷克学者支持 hus 和他的改革计划。波西米亚国王斯劳斯站在捷克人一边,并给了捷克人在大学事务上更多的权力。这激怒了德国教授和学生,他们全体离开了大学,回到了德国开始创立莱比锡大学。

Hus 被邀请来康斯坦斯议会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并得到承诺他将不会受到伤害。但议会认为他的观点是异端的,在 1415 年他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他愤怒的追随者们袭击了天主教和德国人(这就是有时被称为“布拉格的首次抛人出窗口事件”)。教皇发动了一系列的十字军东征反对这些波西米亚的异教徒,随之引起的战争被称为胡斯战争。

当我到达布拉格时,我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寻找卡夫卡的足迹。我的旅馆靠近老城镇广场,位于“伏尔塔瓦”河西岸(右岸)。卡夫卡生活的大部分是在老城镇广场周围度过的,因此我的旅馆处于朝圣卡夫卡的极好位置。各种各样的庄严古老的城镇广场的建筑物都曾是卡夫卡居住过的或是学习过的地方,显然他的家庭是富裕的。

就像大多数布拉格犹太人家庭一样,卡夫卡的家庭并没有选择住在具历史意义的犹太居民区。在早期,犹太人被迫生活在那片贫民区,到 1781 年开明的哈布斯堡皇帝约瑟二世允许犹太人住在其他地方,大多数人得以机会搬出那一地区(这个贫民窟被称为约瑟夫城以纪念他)。犹太居民区逐渐衰落为一个贫民区,而最后终于在 1895 年被夷平,只有几座建筑如会堂,仍然屹立。

如果你读过卡夫卡作品,你可能会认为卡夫卡的世界是冷酷可怕的,但是如果你跟随他的足迹,你就会认为它是田园诗般的完美无缺。他生活在一个繁荣的、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他常去一些咖啡馆和沙龙、享受德国戏剧、捷克戏剧和意第绪语戏剧。1911 年,爱因斯坦成为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的教授,并参加了布拉格的一些讨论会。另一个参加者是鲁道夫·纳。卡夫卡在 29 岁时阅读了他的故事“判断”。至于音乐,捷克作曲家 Dvorak 和 Smetana 都活跃在 1800 年代晚期的布拉格。

虽然卡夫卡通常与他的父母亲住在老城镇广场周围,但他曾经租住过一间金色小巷的房子,靠近布拉格城堡(金色小巷是用小鹅卵石铺成的街道,雅致的房子已印到受人喜爱的布拉格明信片上)。也许这个位置附近的城堡和教堂,影响了卡夫卡的小说“审批和城堡”。

古老的城镇广场曾经是一个市场,甚至在今天,各种零食和货物在广场上出售。在有商店之前,有小贩和集市区。小贩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流动店,是一种肩挑马拉的商店。古老的城镇广场曾经是小贩和商人贩卖他们各种商品的集市。或许集市早于那里的房子。或许城市的发展是由于市场,而不是市场发展为城市,布拉格就始建在商贸航路的交叉点上。

也许每一个城市始于市场,汉语词典里“城市”的一个意思是“市场”。另一个主要的布拉格广场,Wenceslas 广场,曾经是一个家畜市场。我在德国的时候,

发现大多数城镇的中心有一块开阔地，一个集市区。房屋围绕市场周围，然后市场环绕着的房屋(另一汉语词汇“城市”的意义是“城墙”)。

卡夫卡的父亲是小买卖起家,他经常跟他儿子说起他所经历的艰难。我在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时,我了解到犹太流动商人的事,他们保留一些假期和定期集市的日历,以便能知道何时何地能做交易。

我参观过所有城市(布拉格,德累斯顿、Naumburg、柏林)都是建于河流之上。有些欧洲城市在河流的浅滩处(法兰克福,举例说,意味着“法兰克人的浅滩”),有些城市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有些则始于河中的一座岛屿。

当卡夫卡在布拉格作为一个杰出人物时,另一个突出的人物是穆卡,新艺术家和设计师。有人可能会说慕卡是“新艺术”的创始人(在德国),作为这一风格的先驱,他的作品在巴黎一夜成名。穆卡的影响在布拉格比比皆是,大教堂彩色的玻璃窗,市政建筑上的壁画——甚至在捷克人邮票和纸币上。正如布拉格有卡夫卡博物馆一样,也有穆卡博物馆,但穆卡的追随者们不只是环顾布拉格,他们也前往捷克共和国东南部,一座名叫 Krumlov Moravsky 的城镇,那里有穆卡自认为杰作的一系列庆祝斯拉夫人的作品。

我喜欢穆卡就像我喜欢威廉·莫里斯一样,其花卉图案是来自于新艺术的许多灵感之一。穆卡和莫里斯都对“整体风格”感兴趣——一种在家具、饰品和其他日常物品上,以及在建筑和绘画上留有印记的风格。

另一个在布拉格的突出人物是莫扎特,就像有卡夫卡博物馆和穆卡博物馆一样。那也有莫扎特博物馆。莫扎特在布拉格度过了很多时间,他的音乐在布拉格收到热情地推崇——有时比在维也纳更热情。“我的布拉格人理解我”莫札特说。不去屋苑剧院看一看的布拉格之旅是不完整的,那是唯一莫札特演出过的并还存在的剧院。1787年,正是在这里莫扎特首次指挥了他的歌剧吉奥瓦尼的演出。

莫扎特在布拉格经常待的房子现在已成为博物馆。关于莫扎特的电影“莫扎特传”中的许多场景都是在布拉格拍摄的,这部电影的导演福尔曼是捷克人。你能在 the Estates Theater 听到现场音乐,或许也能在莫扎特博物馆里听到。在布拉格有大量的现场音乐,几乎每一个教堂的晚上都有演奏会,当你漫步在街头,人们常常递给你音乐会的广告。

我想去布拉格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环绕北部,沿着伏尔塔瓦和 Elbe 河,进入德国,据说 ElbeWay 是德国最受欢迎的自行车道,它开始于布拉格。然而大多数人不是从布拉格的 ElbeWay 开始,他们从德国南部开始(德累斯顿或巴特尚道)。我去了布拉格的自行车店,被告知布拉格和德国之间的伏尔塔瓦和 Elbe 河的沿线大部分有一些自行车道,而有些人确实从布拉格骑车进入德国。还有一个更受欢迎的路线,是从布拉格到维也纳;这个路线有 300 英里——比从布拉格到德累斯顿的距离长。从布拉格到维也纳不是自行车道,是一个“绿色通道”——一种混合的乡村小路,自行车道等。你也可以沿着多瑙河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距离约 150 英里,这条路经过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瓦。

在布拉格一两天后,你就会注意到人们交谈的捷克语。尽管布拉格有大量的游客,但你听到的捷克语多于其它任何语言。许多游客自己就是捷克人(来自捷克共和国其他地方),就像许多在柏林的游客是德国人一样。也许所有斯拉夫语听上去多少有些相似;当人们说波兰时,听起来像俄罗斯。

捷克的标志常用一种语言:捷克语。因此,它可以帮助你了解几句捷克词语,如这些(我省略了重音符号):

| Czech | English | Chinese |
|------------------------------------|---|----------------|
| Praha | Prague | 布拉格 |
| most | bridge | 桥 |
| Karluv most | Charles Bridge | 查尔士桥 |
| hrad | castle | 城堡 |
| Hradcany | Castle District | 城堡区 |
| namesti (abbreviated "nam.") | square | 十字街 (广场) |
| Namesti Republiky | Republic Square (near Municipal House, Powder Gate, and Palladium shopping center) | 共和国广场 |
| mesto | town | 城 |
| Nove Mesto | New Town (built by Charles IV outside the old city walls) | 新城 |
| Stare Mesto | Old Town | 老城 |
| Staromestske Namesti | Old Town Square | 老城广场 |
| Staronova synagoga | Old New Synagogue (Europe's oldest active synagogue, built in 1270) | 旧新犹太教堂 |
| Vaclav | Wenceslas | 瓦茨拉夫 |
| Vaclavske Namesti | Wenceslas Square | 瓦茨拉夫广场 |
| narodni | national | 国家的 |
| Narodni Galerie | National Gallery | 国家画院 (美术学院) |
| divadlo | theater | 剧院 |
| Narodni Divadlo | National Theater (one of Prague's major theaters, located on the east bank of the Vltava) | 国家剧院 |
| Mala Strana | Little Quarter (the neighborhood below Prague Castle, south and east of Prague Castle) | 小区 |
| nadrazi | train station | 火车站 |

| | | |
|----------------------|---|-------|
| Hlavni Nadrazi | main train station (located about a half-mile southeast of Namesti Republiky) | 中心车站 |
| letiste | airport | 机场 |
| Letiste Praha-Ruzyně | Prague Airport | 布拉格机场 |

布拉格的众多荣誉之一是查尔斯桥，它建于 1357 年的查尔斯四世，历经了岁月的冲刷。桥的两端是哥特式桥塔，你可以付费从东边桥末爬上塔的顶端（靠近老城）。据我的导游书说“塔顶的景色从多角度环视老城区、小街区（靠近城堡）和伏尔塔瓦河都是布拉格最美的”。东塔展示关于查尔斯桥的电影，描述了它在建筑上的“神秘主义”。（查尔斯四世在 1357 年奠定了基石，是在 9 日上午、7 月份，此时 5 点 31 分，这个时刻形成了一个上下系列的奇数:1、3、5、7、9、7、5、3、1）。查尔斯桥是服务于行人的，沿着它两旁排列了许多雕像，大都是巴洛克风格。



事实上,巴洛克风格遍及布拉格。虽然我不是巴洛克的追随者,但我是布拉格的爱好者,也许是因为布拉格不同风格的建筑,包括哥特式、新艺术,甚至是立体派。布拉格有风格,有品位。布拉格的建筑始终是古老的有魅力的,有许多引人入胜的颜色和图案。如果你要寻找现代建筑,如果您要寻找和传统建筑格格不入的风格,如果你要寻找玻璃混凝土钢材的建筑,你很难在布拉格看到,你会在柏林发现很多,而不在布拉格。在布拉格,甚至购物中心的建造都是传统的风格。布拉格的摩天大楼不是在有历史意义的市中心,就像巴黎,摩天大楼已被归入城市外围地带。甚至布拉格人行道都很吸引人,他们使用方块石组成街道和人行道,而不是沥青,用各种各样的颜色设计,好几次我看见工人轻敲街道石块,用沙和石头组成道路。



查尔斯四世是布拉格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他在 1347 年创立了查尔斯大学，并在桥梁建筑,布拉格城堡,查尔斯 Vitus 大教堂,Karlstejn 城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作为波西米亚的国王,他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他使布拉格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他的统治时期的布拉格空前绝后的强大。对于捷克,查尔斯四世是国家之父。

查尔斯王储的儿子,Wenceslas IV,被废黜的圣罗马帝国皇帝,勉强维持他对波西米亚的统治。Wenceslas IV 不能混淆于在 900 年的早期统治波希米亚的在圣诞颂歌里被称为“好国王 Wenceslas”的那位 Wenceslas I, 在他受其兄弟煽动而被谋杀后, Wenceslas I 被推崇为圣徒。现在他是捷克国家的守护神。Wenceslas 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是圣维特街的 Wenceslas 教堂。

查尔斯四世的统治是捷克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之一, 而 1500 年晚期鲁道夫二世的统治则成为另一鼎盛时期。查尔斯使布拉格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 鲁道夫使布拉格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和哈普斯堡皇室帝国的首都。鲁道夫是一个退休的学术君主, 他带科学家们像 Tycho Brahe 和约翰尼斯·开普勒来到布拉格。鲁道夫对神秘学有浓厚的兴趣,并带来炼金师,像约翰和爱德华·凯利, 鲁道夫甚至有

他自己的炼金实验室。他与起草了占星术的占卜者 Nostradamus 有联系,鲁道夫也是一位艺术赞助者,从维罗纳及其他画家的作品中提取佣金。鲁道夫还收集一些有趣的植物,动物和石头等等,他的收藏品成为学者们宝贵的资源。



由于布拉格在查尔的后继者文斯莱斯四世的统治下走向衰败,所以布拉格在鲁道夫统治末期也随之衰落,当 1612 年鲁道夫死时,他兄弟已经取代了王位并囚禁他。维也纳再次成为哈布斯堡皇室首都。1618 年波斯米亚的贵族起来攻击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把三个哈布斯堡的官员从布拉格城堡扔出窗户。这就是所谓的布拉格扔出窗外(有时叫“第二次把人扔出窗外”),它开始了 30 年的战争。波斯米亚人的叛乱被镇压,27 位领导人在老城镇广场被处死。今天你可以看到 27 个十字架树在靠近老城镇大厅的人行道上。布拉格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太多,其人口从 60000 下降至 20000 人。

Tycho Brahe 死在布拉格,被埋在 Tyn 教堂。由于在鲁道夫二世面前出于对他的恭敬而憋尿导致膀胱破裂致死。

我喜欢去 Vitus 大教堂。从河边到城堡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然后经过一些庭院到大教堂。大教堂是城堡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堡的综合体。大教堂是以

Vitus 命名的,因为它声称拥有这位圣者的遗物(一只胳膊)。(Vitus 是西西里圣人,他在公元 303 年被迫害致死。他是波西米亚舞者的守护神)。

大教堂始建于 1300 年,但是建造常常被中断,直到 1929 年才完全竣工。它有许许多多的盾徽,颜色美丽迷人,既古老又富历史性。它有一些古老墓碑,也有一些现代雕刻、现代染色的彩色玻璃等。(同样著名的在博格的中世纪大教堂有一些现代艺术作品)



Vitus 大教堂内景首先吸引我目光的是穆卡窗。但是大教堂参观的闪光点是 Wenceslas 小礼拜堂,据说有 Wenceslas 的坟墓。小礼拜堂的绝大部分建于 1300 时代(不幸的是你不能进入,你只能从外观看)。

我的导游书用了术语“高坛”和“教堂拱廊”,并没有索引,所以我需要一本

导游书的说明书。你可以进入大教堂,但是如果你想穿过它的话,价格是 12 美元,如果你想要一个音频指导,那就是另一个 12 美元。

也许一个旅游者应该去的并不是一个最有趣的景点,而是去一个有最有趣导游的景点。好的导游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 Karlstejn 城堡比 Vitus 大教堂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 Karlstejn 提供英文解说。当你身处这复杂城堡之外时,你是处在一个较高的位置,城市和河流的美景尽收眼底。卫兵就站在城堡的边缘,因为捷克共和国的政府机构就设在那里。你会看到不停换岗的卫兵。我注意到一个卫兵忍不住一直在笑:捷克人不以纪律和秩序擅长。

我的旅程首先在布拉格两天,然后去德国九天,最后两天再回到布拉格。我到德国的第一站是德累斯顿,在去德累斯顿的火车上我与一位年轻的捷克人马丁聊天,他来自捷克共和国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布尔诺是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出生地。马丁说在布拉格和布尔诺之间有一些敌对情绪,布尔诺抱怨布拉格对它们举行的税收。当捷克国家队在 1998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在他们的明星 Jagr 和 Hasek 带领下赢得曲棍球金牌时,马丁成了曲棍球迷,并成为曲棍球运动员。我们还讨论了另一个 Hasek、捷克小说家,他写了 *The Good Soldier Svejk*, Hasek 和卡夫卡在同一年(1883)出生在同一个城市(布拉格)。Hasek、卡夫卡两人都死于肺结核, Hasek 39 岁,卡夫卡 40 岁。

火车从布拉格沿着伏尔塔瓦河向北,随后顺着 Elbe 河(与伏尔塔瓦河汇集后)到德累斯顿。我们能看到一些自行车手在 Bad Schandaue 附近的 Elbe 自行车道上,这是你从捷克共和国到达德国的重要城市之一。

B 德累斯顿

我只顾忙于和马丁聊天以致差点忘了在德累斯顿下车。当我终于下了车去找厕所时,我看见一个拿着两只箭头的男人标记,一个箭头向上,另一个向下。我理解为“楼上楼下均有男厕”,但在我走上走下后,什么也没找到。我决定这个标志意味着“你可以上去或下来,但无论如何你不会找到任何东西”。我试著问一个火车的雇员哪里有卫生间,但当他一听英文单词,他就摇头。我试着说了一个我知道甚少的德语单词,:badezimmer(浴室)。但是他的思维已成定式,他继续动摇着头。(后来我才知道德国人也用“toilet”和“WC”表示厕所)

我在德国的整个阶段,很惊讶地发现许多德国人不懂英语。当我在爱尔兰、法国等国家,我遇到的德国人会讲很流利的英语,所以我认为德国人通常是说英语的。现在我意识到旅行的德国人和一般的德国人是不同的,一般的德国人很少或不讲英语。但德国人喜欢英文音乐、t恤、涂鸦等,英语无处不在,但就是没人会说。

如果说我在布拉格很不顺,那么我到德累斯顿更加不易。我没有足够的准备,我既没有当地货币(欧元)也没有预定旅馆。所以我拿着导游图,拖着沉重的行李,徒步寻找到旅行社。(通向旅行社的大街只有人行道:我发现这样的大街遍及德

国)。当我到了旅行社,我获得了一张地图和一个旅馆的名称。为了到达这个旅馆,我不得不重蹈覆辙,在烈日下,喘息地经过陌生的街道。我始终没有找到厕所,当我拽着我的行李向旅行社方向走去时,我想起死于膀胱爆裂的 BraheTycho,那些看上去只是历史好奇心,现在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危险。

把住处安定后,我开始探索德累斯顿城。德累斯顿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严重损坏,虽然不像柏林那样严重(至于布拉格,在这场战争中毫发无损)。在德累斯顿大部分的损害仅限于 Elbe 河左岸(南岸),既所谓的老城区,而右岸的 Neustadt 遭受的损害较少。

我参观了的两个老城区教堂:圣母大教堂或许是德累斯顿最著名的建筑和十字架教堂。十字架教堂闻名于它的男生合唱团,其渊源可追溯到 13 世纪。德累斯顿对十字架教堂进行了卓越的重建工作,很难想象,早在 1990 年,这里只不过是一堆瓦砾。

Neustadt 比 Altstadt 更富有波斯米亚人艺术气息, Neustadt 有一连串被当代艺术家修饰的庭院(称为艺术廊街或艺术漫步)。老城有巴洛克式的过道,俯瞰易北河,称为。。。平台(有时被称为“欧洲的阳台”)

德累斯顿闻名于它的艺廊,尤其是茨温格宫的老大师画廊。这个画廊有一幅卡纳莱托 1750 年创作的油画,展示了男孩合唱团站在圣母大教堂周围的画面。(别将这位 Canaletto 和他的叔叔和老师混为一谈,他叔叔也叫 Canaletto,以画威尼斯油画著名。)这个画廊也有一幅克劳德的画,“Acis and Galatea”,它使当时在德累斯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着迷。我没能找到这幅画,克劳迪和我无缘于德累斯顿,就像在巴黎一样。(如果你想做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漫游,据说德累斯顿有的图书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雕像和俄德文化协会)。

德累斯顿另一个受欢迎的博物馆是卫生学博物馆,它展示了人体的活动。据维基百科“博物馆内的‘透明的女人’,如一个透明的雕塑展示人类的器官因而闻名于世”。

我在德累斯顿期间,喜欢上了一个叫 Aha(“啊哈”)的餐馆。我经常吃一碗“撒克逊人的西红柿蛋汤”和一盘用苹果酱做的薄饼。他们的菜单有一篇对全谷物优点的较长篇幅的介绍,德国人对健康食品很感兴趣,尤其是全谷面包。菜单上说匈牙利的磨坊是第一个发展精炼面粉的(精白面粉),尽管它没有营养价值,但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能保持更长时间——可以放在架子上几个月都不变坏。菜单上还说他们承诺公平交易(帮助农民,环境等)。

德国比美国更方便行走,也更方便骑自行车,骑车的人到处都是。你经常能看到老人骑车。德国人经常骑车不带头盔,他们嘲笑美国人戴头盔的习惯。虽然德国人乐于健康食品和骑车,但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有这爱好。抽烟很普遍,相当一部分德国人体重超重。我常常看到人们推着婴儿车,似乎在德国没有任何生育危机。少数民族在德国是正常的——土耳其人、东方人、黑人——以及中国餐馆随处可见。

有一个关于德国癖好的词。有人可能会说德国人皮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空间里生活。如果你打喷嚏，别指望他们说“保佑你”或是有任何类似举动，他们不乐意进入你的世界，他们的表情常常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但是如果你请求他们帮忙，他们常常会慷慨解囊。德国人努力工作，并保持环境清洁。但德国商人不经常招揽生意，也许是他们太骄傲，太保守，太自负了。

在下一节里我将讨论博格和柏林。

在布拉格和德国的两周（第二部分）

A 博格

在德累斯顿的两天后，我乘火车去了博格。我计划去看一看博格著名的教堂，再做一次围绕尼采的朝圣之旅，还要去魏玛、伊尔梅瑙等等。结果我只是在博格消磨时间，而并没有去魏玛、伊尔梅瑙或是尼采的出生地（**Rocken**）。博格的旅店给了我一辆自行车，我骑着它沿着河附近走。这个自行车道很好——没有轿车，有明显的标记，路也很平。我路过了众多的农场，看到了许多农作物，如小麦，在美国我很少见到。小麦通常长在平原地区，而葡萄长在陡峭的山坡上——如此之陡以致农民们很难在那里劳作。从山顶上，可以看到许多的风车，是用来发电的。



沿着自行车道的标志,列举了当地农产品: 苹果、土豆、草莓、李子、蜂蜜、鸡蛋、香肠、果汁、果汁(?),酒(?),面粉、面食、动物饲料(?)

当我骑车从博格到伏里堡时，我坐上一个小渡轮渡过一条狭窄的河流。以前有桥，有摆渡（举个例子，神话般的冥河是船夫來摆渡的，而不是靠桥）。



在 Unstrut 河上的独木舟

骑车从博格到伏里堡不很远而且也很愉快。在伏里堡上隐约可见 Neuenburg 城堡,一个保存完好的大古城堡。这个城堡的语音导游时间很长,以致让你在旅游结束之前耗尽能量。语音导游不如真人导游好,因为你不能问问题,也很难找到路线等。不要将这个伏里堡混淆于那个著名的大城市伏里堡,它有著名的大学,是在德国的西南部,靠近黑森林。

我的下一个路程是骑车沿着 Saale 河流去 Schulpforta,一个尼采出席过的私立学校。学校吸引了比我预期更多的游客和尼采的朝圣者,它甚至有为期一周的夏季尼采研讨会。游客们被邀请去的语音旅行团有很长的细节解说,但是却很少说到尼采。我试着想跟图书馆员谈话,但她说我只可以观看图书馆“一分钟”。所以当我离开学校时,我没有获得一个关于尼采的趣闻轶事。如果下次我再来这里,一定要去看一下尼采的房子,这次没有开放。

Schulpforta 本来是一个修道院,始于 1100 年代,一些古老的建筑还在。修道

院在 1500 年代改革,关闭了修道院成为学校。Schulpforta 有贮木场,并曾有自己的造纸厂,为学校生产纸。除了尼采,这所学校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毕业生,如哲学家 Fichte,历史学家德·冯·兰克。

沿着 Saale 河有一段很长的自行车道,也有一条是沿着 Ilm 河的,你可以通过这条路去魏玛和 Ilmenau。(Ilm 河流入博格的 Saale 河大约十英里)。

博格大教堂向旅游者提供了很多东西。它最知名的“十二个创始人的雕像”,栩栩如生地表现了他们在 1250 年早期的状态。特别著名的是 Ekkehard 和 Uta 这两种雕像, Uta 的形象已成为德国的文化——象征谦虚,姿色。西方唱诗班隔屏也特别感兴趣于这一系列的代表热情的浮雕。唱诗班隔屏雕像的大部分和创始人雕像都被归因于博格的主人。



在布拉格这样的大城市里似乎有过多的游客,而像博格这样的小城市好像游客太少,作为在博格的游客,你可能会觉得不适应,你可能会觉得你不属于那里。也许一个独行者就像我,特别容易有这样的感觉,我曾和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独行者聊过,他说“下回我会带一个人和我一起”,他似乎感觉一个人旅行并不享受。也许我们不该对独自旅游抱有享受的期望,不该尝试喜欢它;也许我们应该试着经历它,只是去做。普鲁斯特说幸福降临的时候,不是当我们直接追求到它,而是在追求其他的事情时获得的意外收获。也许我们应该把旅行看作一个学习的经验,就像其他的学习经验,旅行有着跟痛苦同样多的快乐。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旅程,是令人快乐和有很好的经验的,虽然当时是不愉快的。

Ekkehard 和 Uta



西方唱诗班隔屏



西方唱诗班隔屏上犹大的吻、彼得 de-earring 马勒古

B 柏林

在博格三天后,我乘火车去了柏林。就像布拉格一样,柏林已成为游客们都被吸引去的城市,一个属于“欧洲标准旅游”一部分的城市。柏林人让我想起了纽约人:他们想要成为顶尖、他们要脱颖而出。柏林有一个巨大的同性恋人群,包括同性恋市长。象纽约一样,柏林闻名于它的博物馆,佩加蒙博物馆特别著名。我喜欢在柏林的徒步旅行,导游(蒂姆)谈论了冷战时代柏林被柏林墙分离的情况。他讲述了逃跑者逃去到西柏林的故事,并向我们展示了建立于1700年庄严的菲特列大帝广场,就像贝贝尔广场和宪兵广场。许多柏林的老建筑都是古典风格,或许看起来比捷克首都布拉格巴洛克式建筑更令人印象深刻,但却少了迷人之处。

导游向我们讲述了普鲁士如何在柏林创建,如何在 1700 年代和 1800 年代扩大,直到最后吞并德国其他各州,并且在 1871 年创造了德国帝国,德国当时比今天大的多,沿着波罗的海伸向遥远的东方。

在柏林有一个喷泉叫海王星喷泉,是在 1891 年建成的。它显示出海王星被四个女人包围,他们代表德国的四大主要河流:莱茵河,易北河,奥德河和维斯杜拉河。今天,维斯杜拉河位于波兰中间,也是波兰奥德河的一部分。所以海王星喷泉显示出德国曾经是如此博大,和它如何在 20 世纪缩小。

导游还告诉我们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一个可怕的故事,那时柏林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是被瑞典人占领的。瑞典的士兵寻开心抓住一个农民,把一个漏斗放在他口中再将污水倒入,然后打他致死,打赌他会持续多久才死。尽管我们现代人并不总是仁慈的,似乎那时的人更残忍,很少有人道主义的冲动。

在最近的两个世纪里,已经有个以较为仁慈和温和的世界为趋势,虽然这个趋势有时被打断或又后退了。这件事也说明了那时等级森严的社会,农民几乎被认为是一种动物。托克维尔认为越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人们越残忍,因为他们把社会其他阶层的人视为陌生人,不同情他们。“我们看到了几个世纪以来,”托克维尔写道:“社会条件在越来越平等的情况下风俗道德变得越来越温和。”

不像布拉格,柏林较为平坦,所以你不能爬上山坡去观看该城市的景色(柏林这个词来自“沼泽”)。然而,你能爬上柏林的许多高楼大厦来观景。也许最流行的是德国国会大厦,德国国会在这里举行,爬上国会大厦顶层的玻璃穹顶是免费的,但总会排很长的队。



德国联邦议院和参观队列。

1848 年,不仅在柏林,也遍及欧洲发生了民众立起路障,跟皇家军队作战,迫使国王满足他们的某些要求。1848 年的这些抗议可以跟 1989 年推翻东欧共产主义政体抗议相比。不过 1848 年之后,几个欧洲君主能够重申他们的权力。如果你

想了解 1989 年的革命,可以考虑一本由提摩太加顿灰写的称为“魔术灯”的书:目击发生在华沙、布达佩斯、柏林、和布拉格的 1989 年革命。

柏林现代建筑的一个例子是大屠杀纪念馆,五英亩覆盖着 2700 个混凝土板——没有的词语,没有名字,没有图像,没有信息。

我喜欢到柏林犹太博物馆的参观,它讲述的是关于犹太人在德国的故事。因为莱茵河是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罗马人沿着莱茵河建造堡垒。城镇围绕着这些城堡逐渐形成,并且犹太人生活在这些地方。所以你也可以说德国犹太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德国文明本身。

在中世纪时期,莱茵河东部城镇逐渐兴起,犹太人成为中世纪德国文明的一部分。典型的德国小镇周围环绕着围墙,犹太人生活在城市的一个地区,那儿的街道常以 Judengasse Synagogengasse 等命名。犹太人通常被禁止手工业和农业耕作,而基督徒通常是禁止借贷货币(因为法律反对“高利贷”)。所以犹太人趋向于货币借贷、或是做投资者或以贩卖谋生。在中世纪时期,有两个特别严重爆发的反犹太主义暴力事件:1096 年,当十字军经过德国城镇去中东,1348 年,当瘟疫爆发,犹太人被指责毒死了威尔士,等等。

犹太人博物馆也详述了现代时期,显示了大屠杀是反犹太主义的顶点,它贯穿了 1800 年代晚期的和 1900 年代早期。

我在博物馆时,遇到了一种类型的人,我以前也碰到过两三次:插队者。当我筋疲力尽决定离开博物馆时,我到 coat-check 柜台前排队,这是一段很长的队,至少有 15 人。我等了一会儿排到线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位年轻的女士靠近我,但并不是很清楚她是否在排队。这是个插队者。插队者似乎很小心地选择他们的受害者,他们的主人,我就成了他们的幸运儿,他们可能会想我不像是要拒绝他们。

随着我走向柜台,那个插队者就跟着我如同我的影子般。如果我走在她前面,她也会往前走,她好像是下决心要保住她已窃取到的位置。随着走到队伍的尽头你就很难对插队者加以阻止。你阻止他们的最好机会是在最开始当他第一次占据位置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关键时刻,所以他小心地把自己定位的含糊不清——你不能肯定他是否在队里——并且他谨慎地避过他的脸以致你不能面对他和他交谈。几年前在马戏场我遇到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插队者带着他的孙女:他不只仅是在插队,而是在训练下一代的插队者。

犹太人博物馆是以现代风格建立的,而柏林的一些老博物馆是以古典风格而建立的,并且有很多的物件是早期考古学家像德国人海因里希·Schliemann 发现的。

犹太人博物馆在市中心外边,而许多柏林的博物馆就在市中心,在(柏林博物馆岛)。一些德国博物馆公开抱怨他们的财宝在 1945 年被红军掠夺,并且还没有得到归还。与此同时,一些首次发现财富的国家(希腊、土耳其等),他们说他们是合法的拥有者,那些财富应归于他们。

当我在柏林溜达的时候,一些吉普赛女郎常围着我,浅色的围巾围在她们头上和深色的肌肤上,她开始会问,“你会讲英语吗?”如果你是愚蠢地说:“是啊,”他们可能会给你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类似“波斯尼亚的妇女带着两个孩子刚刚到德国首都柏林,没有食物也没有钱…”他们正试图把你和你的钱分离开,而他们正在做的工作是有组织的,不只是骚扰和恐吓,德国甚至已经组织了乞丐。在更早的时候,吉普赛人以他们的方式到西欧通过捷克共和国(波西米亚),因此这个形容词“波西米亚人”就转义为野蛮、自由、非传统的。

我在布拉格还经常看见有另一种乞丐。他们通常是白人男性,大约 50 或 60

岁。他什么也不说,甚至根本就不看你。相反,他跪在街道的边缘,把他的前额低到地上,用一种像祈祷的姿势,把帽子朝上放在他面前,人们会把钱丢进去。

我遇见了许多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来的旅客,虽然这些国家的人口不多,但他们确实有很多游客。这些旅行者在外国待上几个月,一些呆在英国工作了一年或两年,一些是到不列颠群岛探亲(他们始终与他们的欧洲亲戚保持联系,因为他们的家庭离开欧洲不久)。

有些人正在使用欧洲 BusAbout 系统,这是公交车环绕欧洲的系统:你可以随意上下,而和你同乘的人就像你自己一样是旅行者。几十年以前,一个相似的火车系统很流行,它被称为 Eurail。虽然 Eurail 依然存在,但似乎很贵,我只遇见过一个人使用它。

我也注意到许多旅行的东方人——韩国、日本、中国。我没有遇见多少美国或加拿大人,没有见到多少俄罗斯人,尽管我在最近几个月在美国曾遇到过很多。

和美国人相比,欧洲人似乎高一点;一般来说荷兰人、德国人,欧洲北部的人个子高。许多美国人(至少在新英格兰)来自于南欧(葡萄牙、意大利等),南欧人比北欧人矮。亚洲和西班牙裔人更矮一点。

在柏林四天后,我乘火车去布拉格(约 4 小时)。我和一个年轻的澳大利亚旅行者聊天。沿着德累斯顿和捷克边境的易北河,他说那河中悬崖峭壁的风景,就像瑞士。我说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所以该地区被称为撒克逊人的瑞士。我们看到了 Konigstein 庞大要塞的景点,坐落在一个悬崖顶上。